



# 母亲啊,母亲

□牟海静

我的母亲自从三岁就没了娘。我总是难忘母亲的含泪诉说。姥姥离世的时候母亲还趴在姥姥身上吃着奶,曾有人劝姥爷把母亲送给别人,一个穷男人怎么养活一个三岁的孩子。姥爷终是不舍,把母亲留了下来。母亲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。母亲十一二岁时穿着乡邻施舍的大鞋子拖拉拖拉地到井边打水。

在苦难中长大的母亲特别有仁爱之心。我童年的时候,母亲的善良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家的日子不宽裕,母亲还经常接济比我们更穷的自家或乡邻。每每有小孩子跌倒在凹凸不平的路上,母亲从不袖手旁观,总是拉起他,拍掉他身上的泥土,抱抱他,刮他鼻子一下,逗他哄他。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常常有乞讨的人,有的一看就是饿得走不动要口干粮吃的真正乞讨者,有的衣着较光鲜,长着并不缺营养的胖脸。许多邻人说,这后一种人不是穷得没啥吃,只是趁农闲要些干粮回家喂猪,便不给他们,母亲则不管是哪种乞讨人,只要进了我家的门就给他们。还常念叨:“人家大老远来了,能进得门张得开口,不易啊!”

有一次,村里有一家女主人去世,母亲领着我站在看事

儿的人群中,望着披麻戴孝的四个孩子,母亲早已泪流满面,她极度怜悯地喃喃着:“啧啧!这几个孩子咋办?”此后,母亲好像很少看人家出殡。

母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,一年四季总闲不住手。春夏秋三季总有忙不完的农活,冬天里剥棉花桃、织布、做一家五六口人一年穿的鞋。最难忘那一年夏天,天过晌午了,还不见下地干活的母亲回来,奶奶和父亲急得团团转。“快来帮忙呀!”随着一声吆喝,母亲进门了。原来母亲干了一上午活,正要回家时看到地头沟边的草长得得好,就割了好大一捆草回来喂牛。那一天,我第一次认真审视母亲:毒辣辣的太阳晒着母亲黝黑的脸,齐耳的浓密黑发衬托着她一脸的刚毅。背草的绳子勒皱了她的肩头的衬衫,两只粗糙的大手上沾着草色,卷到膝盖的裤管上沾着泥点,又黑又瘦的两腿像两根钢柱钉在院子里。“母亲太瘦了!如此瘦小的身躯怎会有这般力气?”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。那一年,母亲三十六岁。

母亲很孝顺。农家的日子往往吃饭的时候一家人才能凑齐,人齐了,分座位又是个问题,因为座位有高低好坏之分。母亲常嘱咐我和弟弟,高点的那个座位要分给奶奶,

奶奶年纪大了,腿脚不便,坐高点的起坐方便,而且要先给奶奶分,奶奶辈分最高。大家吃窝头时,把掺了小麦面的两面馒头留给奶奶,大家吃两面馒头时,把白面馒头留给奶奶。奶奶年纪大了,牙齿不好,母亲就把菜炖得很烂,我们都随着奶奶吃,有时,我们想吃脆的,母亲就在菜炒得脆时给我们盛出,留到锅里一部分继续烧,直到把菜炖烂时单独给奶奶盛出。

奶奶八十多岁时,雪天不慎摔伤,从此瘫痪在床,母亲尽心服侍。冬天里,母亲到池塘里用砖头打裂冰给奶奶洗满是尿的尿布,邻居们佩服道:“没见过静她娘这样的,待老人真好!”娘淡淡地说:“俺从小没了娘,婆婆是俺娘,俺不伺候她谁伺候她。”

母亲虽然不识字,但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我,教育了我。我感谢母亲,是她教我待人善良仁爱;我感谢母亲,是她教我做事勤恳踏实;我感谢母亲,是她教我孝敬老人。母亲像一盏明灯,永远指引着我前行!

天下有许多母亲像我的母亲一样,正是她们影响着儿女,教育着后代,在一个个家庭中撑起一片片无雨的天空。愿母亲健康、平安、长寿!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、平安、长寿!

## 滨州之春

□苏振华

为着一场约会  
小小的雪花  
在春天傍晚时分悄悄降临  
如羽,如翼  
濛濛,簌簌  
渲染在万家灯火里  
此刻,一种来自童年的声音  
穿透脑海绽放  
画卷唯美,浸润着鎏金徐徐熨烫  
深埋的记忆在春天醒来  
春雷滚滚  
雪花早已渗入泥土  
沿着丝丝根系爬入粗壮的树干  
她,滋润每一个干瘪的细胞  
她,唤醒每一粒饱满的芽孢  
在第一缕阳光里新生

为着一场约会  
小小的雪花  
早已开满起伏伏的枝头  
粉的如霞,红的如火  
滨州此刻,春意盎然  
黄河水,铿锵铿锵  
黄土地,巍巍莽莽  
一声声柳笛荡漾田野乡间  
一阵阵歌声飘扬街头巷尾  
这是春天的旋律  
这是奋斗的乐章  
生活的诗篇  
最适合在春天吟诵

## 小满

□顾召营

听,那场轰轰烈烈的风  
吹过麦浪,吹进了我的眼睛  
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成熟,如同  
酝酿的酒水,准备着  
迎接那场久别重逢的开场白

时间静止了,从一棵树到另一  
棵树  
啄木鸟定格在我的头顶,谈情  
说爱  
如同那半掩的窗,半开的心扉  
花被单上的色彩,啄开时间的  
碎片

我该如何形容你呢?这满眼的  
新绿  
我怎能用一首诗,填满小满的  
深情  
我是诗人,站在时光的门槛  
笔尖却写不出赞美你的字

沉默,是为了下一场的轰轰烈  
烈

# 场院里的童年

□程连华

我是在故乡的场院里玩大的。故乡的场院有圆的,有方的,有长的,一个个在村子的周围连成一片。麦收过后,一个个场院的边上就垛满圆圆的麦秸垛,像雨后的大蘑菇在场院里长出来。

场院整平,用锄头锄去杂草,然后套上牲口,拉上碌碡,后面再拖上树枝,把场院压实拖平。再从井里或沟中挑水,用水瓢一下下把场院泼湿。泼场是一个技术活,一般是年长的泼,因为泼的太湿,会成了泥碾不好,过干会碾不硬,容易扫起土。泼好后的场院要等上一夜,等水全部渗透到

土里。

天刚蒙蒙亮就开始碾场,因为太阳出来后会吧泼湿的场晒干。先撒上一层麦糠,然后套上牲口拉上碌碡,一圈圈地转着碾平压实。先从一个角开始碾,最后再转到这个角,就碾好了。把场里的麦糠扫干净,晒上一两天就可以放麦子了。割麦子、运麦子、打场、晒麦子、出风、入仓,一个麦收季,即使大人小孩齐上阵,没有半月二十天的也完不了。

麦收过后,一个宽敞平坦的场院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好地方。在场里追逐嬉闹,玩打瓦、滚铁环、捉迷藏。一个个的麦秸垛连在一起就像大迷宫,在里面转着根本找不到。有一次一个小伙伴扒了一个洞藏在麦秸垛里,我们

怎么也找不到,认为他回家了,后来才知道他在麦秸垛里睡着了,一觉睡到大半夜,醒了后才莽莽撞撞地回了家。

场院也是夏夜人们乘凉的好去处,老人坐着马扎手摇蒲扇,给我们讲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鬼故事,我们听后回家的路上都说很害怕,可是第二天晚上又都愿意去听。

到了秋天,场院里又会垛满玉米秸秆,因为每家每户都养牲口,玉米秸秆是冬天喂牲口的最佳饲料,也是我们小孩子捉迷藏的好去处。

如今,故乡的场院消失了,被惜地如金的村民种上了庄稼。因为场院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,现在人们收麦子全部用联合收割机,用三轮车或拖拉机把麦粒拉回家,在自家门前的泊油路上或自家的水泥院子里就可以晾晒,麦秸也已直接秸秆还田,麦收只用一两天功夫就可完成。秋天,玉米联合收割机只收棒槌,秸秆直接还田,即可疏松土壤,又能节省肥料。

岁月如梭,时过境迁,久居高楼的我们却时常怀念故乡的场院,还有那一段童年的快乐时光。

